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光武嘗……
絶崛起舂陵其……
功同于開創立
廟之制祖高祖
而帝四親正胡
寅所云無不可
者乃惑于張純
朱浮之迂說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後漢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字伯仁杜陵人安世元孫）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

徒其親廟于章陵不擢大宗私親語蜀無謂試問帝之當為元帝後又何說耶以中興之朝比入繼之藩寅說豈可為據

廟代之大司徒涉等時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舂陵節侯以下于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胡氏寅曰王莽簒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東朝尊崇藩統同事于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豈陵四祠烏有異等寡恩之譏不聞于當年失禮之議不生于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妖賊單臣等據原武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夏四月臧宮破斬之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宫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猶言寛也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勑宫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夏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

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帝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

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傅丁恭于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桓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習歐陽尚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俱習公羊嚴氏春秋

賜雒陽令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錢三十萬

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

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歌之

日停鼓不鳴董少平宣在縣五年卒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辰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

策免竇融

五月大司馬廣平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今廣平縣金大定中置侯吴

漢卒謚曰忠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六月以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

太子太傅張湛字子孝平陵人為人矜嚴敢直諫常乘白馬帝每見之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大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字伯孫統之子)竇固(字孟孫融弟友之子)曰凡人富貴當可復使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乙巳)二十一年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字次孫遵從弟)擊走之先是烏桓鮮卑(注見前)與匈奴連兵入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至是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不敢

復窺塞

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先是莎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屬漢復置都護帝不許旋復遣使爲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黄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戎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令諸國失望因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此始恨至是浸以驕横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兹音鳩慈前書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于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丙午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晦日食

秋九月地震

冬十月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為大司空

以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為光禄勲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禄勲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

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匈奴求和親許之

匈奴單于輿死子蒲奴立時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丁未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以玉況姓名玉音肅況字文伯京兆人為大司徒

秋八月大司空林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漢郡今湖南常德府是蠻盤瓠之後散居谿尚今湖南諸苗是也反遣將軍劉

尚擊之敗沒

尚泝沅水出貴州黎平府苗地逕湖南之沅州辰州至常德入洞庭湖九江之一也入武

谿即武陵谿出武陵縣武山入沅水輕敵深入蠻乘險要之尚一軍

悉沒

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

單于款塞內附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皆以次立至單于輿有弟曰知牙師王昭君之子為右谷蠡王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輿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故烏珠留單于之子比為右薁於六反鞬紀言反日逐王領南邊八部見知牙師死内懷猜懼多出怨言庭會稀濶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輿死子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内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

單于構難自分南北款塞何不可許而議者紛紛欲拒之彼不過持不問邊釁之說耳不知能自强者外侮不敢窺不能自强者雖謹守而外侮亦將伺其隙

比弟斬將王（匈奴日逐王溫禺鞮王斬將王皆有左右是為六角）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字叔憲弇之弟）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屬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增幣和親滑國威重而反以為得計者可謂強顏矣趙充國平羌馬援征蠻皆屬老而益壯乃充國卒以成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為之抑亦遠猷勝負援固有不逮充國者至於身攖瘴癘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義實為無愧胡寅乃謂

是冬十月比遂立為南單于奉藩稱臣于是分為南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漢縣今曰武陵為常德府治）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輕健貌）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弇之弟）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

馬援意氣猶於馮婦若此則臨陣畏葸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利論真足當談

是蠻夷所居 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乙丙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肜招降之肜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肜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二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

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冦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是冬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内屬詔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内緣邊諸郡以司徒掾班彪言置烏桓校尉以領之歲時互市

三月戊申晦日食

夏新息漢縣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援軍至臨鄉水經注沅南縣城馬援討臨鄉所築今沅南故城在武陵縣古城山上蠻方攻縣迎擊破之斬獲三千餘人餘皆散走先是軍

次下雋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州府沅陵縣李元和志續通典俱以下雋故縣在湖北蒲圻今依章懷注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陵縣東水經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圍三百里其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福縣紆折千灘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搤其咽喉充賊自破事上帝從援策至是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梁松與馬援有隙光武宜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問使非宗均千豈瑩則援陷無辜如囹當何帝意未之思耶

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當賊在臨鄉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宿恨遂構陷援初松嘗候援獨拜牀下援自以松父友不答松意不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阯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

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山陽長龍述季良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乃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松由此恨援及是上書搆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方知所坐賓客故人莫敢弔者前雲陽令朱勃字叔陽援

同郡人詣闕上書訟之帝意稍解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宗均范書列傳作宋南蠻傳作宗表紀與范書列傳同通鑑因兩據之于此作宗于後均為尚書令則作宋考章懷黨錮傳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家世為漢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胡三省亦引趙明誠金石録及宗資墓碑為證謂自均以下姓俱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據此則後宋均當改作宗但范書表紀傳世已久通鑑兩據亦存疑之意今依之而具其説于此

馬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與諸將議欲權承制降之諸將莫敢應均曰忠臣出境有可以

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吕种以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羣蠻震怖遂降均為置長吏而還

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庚戌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
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
興之後與邱隴同體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漢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單于
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
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
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

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況卒（辛亥）

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以趙憙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

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子

二十八年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劉友益書法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故特書之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復為沛太后后弟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至是薨葬北邙

詔郭況子璜尚南陽公主帝又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以魯益封之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擬于乘輿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兄子壻王

磐莽從凡平阿侯仁之子以游俠名京師與諸貴戚相友善㨿決其必敗後果坐事死有子肅出入王侯邸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交通賔客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賔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于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劉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賔客相引者以千數呂种亦與禍嘆曰馬將軍真神人也于是諸王俱遣就國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後漢侯國即春秋鹿上注見前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班彪之言頗中事情爾時雖不比漢武之張皇其倪元戎同勢疲苶猶以虛文粉飾者則過之遠矣

北匈奴復乞和親許之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重其國益虛歸念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當也彪

因立蒙草並上帝悉納從之

癸丑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君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髠令屯田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閏月帝還宫

有星孛于紫宫

膠東侯賈復卒諡曰剛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食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丙辰）為會稽太守（倫字伯魚長陵人齊諸田徙園陵以次為氏曰第五）

倫為京兆掾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名入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漢縣故城在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梁父山之北

上讀河圖會昌符讖記之書名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

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

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復奏請封

禪上乃許焉二月辛卯登封泰山事畢乃下甲午禪于梁父

三月司空純卒

夏四月帝還宫赦改元

六月以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爲司空

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而記之

冬十月以李訢東萊人為司徒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命則甚正光武以爲非聖無法殺致大戮者亦過當矣

十一月甲子晦日食

起明堂 禮圖建武三十二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九室室八窻十有二戶四面起土作塹上作橋塹中無水去平城門二里所 靈臺 漢宮閣疏靈臺高六丈十二門 辟雍 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水周其外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 宣布圖讖于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于見賢遍反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小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

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

丁巳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祠后土

二月帝崩

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誅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時太尉趙憙典喪事會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

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荊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廢黜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寧爲秋霜無爲檻羊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上之太子以荊母弟秘其事既即位徙荊爲廣陵王後荊以罪自殺國除

太子莊即位是為孝明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初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畧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蓋在于此然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

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

蒼為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

戊午 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

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

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

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諡曰元

東海王彊卒劉攽書法廢太子書卒善彊之能處廢也

帝從太后出幸津門一名津陽門洛陽城南面西門亭發哀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諸王及京師親戚皆會葬

秋七月將軍馬武擊燒當羌羌自無弋爰劍之後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子孫遂更號燒當破之

初燒當豪滇良羌豪姓名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

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冦隴西于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擊之鴻軍敗沒乃遣馬武將四萬人討之事在建武中元二年至是武擊破燒當餘羌皆散走

遼東太守祭肜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

肜使偏裨討赤山後漢書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帝光武皇帝于明堂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胡三省注光武已立南北郊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至是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胡三省注漢承秦敝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袞冕車服之制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桓榮為五更老人知五行代更者三老服都紵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紵大袍冠進賢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扶玉杖長九尺刻玉為鳩置之杖端曰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賔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三公

圜橋觀聽以億萬計亦史官侈辭如萬國萬區之類耳

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説章懷注謂下語而講説也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于是下詔賜榮爵關内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裀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

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　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縣有桓榮墓

庚申三年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為司徒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為太尉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

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得厠名者萬修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為因擬房之親然當時

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圖畫中興功臣于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堡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冠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

者鄧晨之首從南陽來歙之殉軀命者曾不得與王常李通並預增益之數又豈皆以戚屬故耶則當時之雖表賞有不服人心者矣

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天官書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北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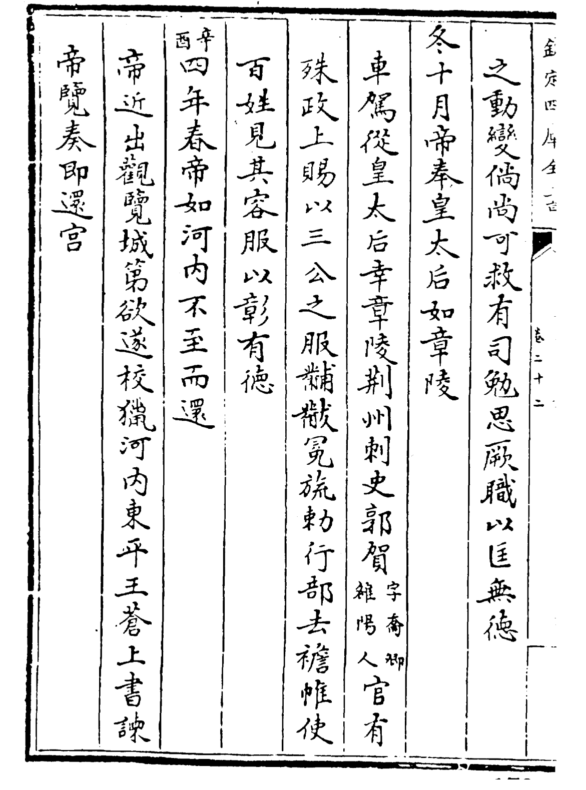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

明帝杖撞藥崧入牀直令人噴飯

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楚莊王曰天不見妖天其忘予能求過于天也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魯哀公政亂今而不日食告之不悟也



之動變僞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官有

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

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四年辛酉春帝如河内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内東平王蒼上書諫

帝覽奏即還宫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字子廬沛國人為司徒伏恭字叔齊湛兄子為司空

梁松以罪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讀曰懸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至是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于辭衆字仲師以明經給事中

壬戌五年春正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安豐侯竇融卒謚曰戴

癸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胡三省注據本紀山在廬江郡雒或作雄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辟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甲子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 謚光烈合葬原陵

以人 宋均 字叔庠南陽安衆人 為尚書令 此宋均即前矯制降蠻之宋均也說已具前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

劉昆此稱虎負子渡河宋均在九江虎又渡江東去善政亦視感民何如耳豈有于虎史炙侈談相襲令人致疑循吏之實哉其誰之罪耶

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民傳言虎皆渡江而東去時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境者輙東西散去由是遠近並稱之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頭爭之

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會遷司隸校尉未及言後帝聞而善之

乙丑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三月以虞延為司徒趙憙行太尉事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北單于求合市帝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内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

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先是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朝廷不從至是乃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吴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漢官儀光武以幽兾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屯五原鄭衆北使令衆拜單于衆不肯屈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帝欲復遣衆報之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拜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連上書固爭之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使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名衆為軍司馬

秋雨水郡國凡十四

始遣使之天竺即身毒國注見前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師汪克寛考異漢明帝始求佛法綱目闕不書綱朱子所云未及細看者此也今依汪氏說補書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言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

好之袁宏曰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言將覺悟羣生也沙門者漢言息謂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魏收曰漢武帝獲休屠王金人列于甘泉宮不祭祀但焚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

冬十月壬寅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丙寅 九年夏四月詔司隷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隷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皆銅印墨綬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劉友益曰書大有年始此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

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卯）十年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音喧）（亦作壎）篪（音池皆樂器孔頴達曰土曰壎竹曰篪）和之以娛賓客

以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為侍中

初陵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侯丁綝（字幼春）卒子鴻當襲

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于冢
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
夷吴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
而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
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為侍中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宫悽然懷思
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

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小雅詩篇名詩序刺幽王于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也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讀為腰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正月哀牢今雲南永昌府古哀牢國內附己巳

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之先有婦人曰沙壺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有感懷姙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

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以爲妻後漸滋長牢山即九隆山在今永昌府保山縣西

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至是其王柳貌率衆五萬餘户内屬以其地置哀牢故城在今保山縣博南故城在今永昌府永平縣二縣帝既立二縣乃罷益州西部都尉置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爲它人　後漢永昌郡治不韋故城在今保山縣博南山在今永平縣西南一名金浪巔山俗訛爲丁當丁山蘭倉水即今蘭滄江源出西番鹿石山由麗江府流入大理永昌順寧蒙化景東諸府境其下流逕車里至交阯入南海明李元陽等所指爲禹貢黑水者是也

夏四月修汴渠隄

章懐曰汴渠即莨蕩渠也自滎陽首受河宋張洎曰禹于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逕陽武中牟為官渡水一渠謂之鴻溝亦曰莨蕩渠渠兼邲之稱邲音汳古人避反字故改從汴　考汴河源出滎陽為莨蕩渠東流曰官渡水曰陰溝曰汳水其在大梁城南分流者為鴻溝鴻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支津又為睢水渦水名雖不一實則委別而源同也王莽時河決入汴勢益東侵永平中治汴渠河汴遂各分流至隋大業初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達淮通濟渠即莨蕩渠也由是黃河復與汴通宋都大梁歲漕江淮湖浙之粟全藉汴以達京師故諸水莫此為重其後黃河屢決至元泰定初河徙陽武而南奪汴入泗以達于淮于是汴河之故道遂不復可考至正時賈魯引滎陽京索諸水由鄭州中牟至開封之朱仙鎮此本宋京水河建隆時所開其流亦與汴通曰

久淤塞故曾復開之後遂名為賈魯河今河下流至陳州入潁以達于淮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漢縣注見前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兖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字仲通樂浪䛊邯人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胡渭曰此大河之所經也不言河者蓋建都洛陽東南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千有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開

潤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費役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隄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胡渭曰河雖徙自周定王時然入海猶是禹河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王景遂因之葢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也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為司空

庚午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食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後漢丹陽郡治宛陵今江南寧國府宣城縣是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

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不忍廢英徙丹

陽涇縣（漢縣今屬寧國府）

（辛未）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

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字綏公宛人）為司徒

故楚王英自殺

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吳郡太守尹興及門下掾陸續等徵詣廷尉就考續備受五毒終無異詞其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陸續字智初吳人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寒氏出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朗字伯奇魯國薛人

心傷其冤言之于帝帝怒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

馬后固不宜請子封而明帝之

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詔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為楚郡太守安到郡不入府先至獄所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

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即樂城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王

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善政多給更為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繩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于無子男之爵立錐之地而後可此則明帝好名矯枉過正之

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鉅鹿下邳汝南常山濟陰注俱見前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廬地今哈密是唐于此置伊州為伊吾郡肜不見虜而還下獄免遂卒

先是謁者僕射耿秉字伯初國之子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

論不自知其點于不可循矣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顯親侯竇固太僕祭肜等議之乃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字伯平茂陵人為秉副耿忠弇之子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後漢涼州刺史治隴縣故城在今秦州清水縣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祭肜出高闕竇固出酒泉耿秉出居延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匈奴南部王于天山北北初建也注詳前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之耿秉擊匈林王胡三省注匈當作句匈奴嘗遣句林王迎盧芳絕幕六百里乃還來苗至匈河水前書臣瓚注水去令居千里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

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期至涿邪山注見前信有嫌于肜出塞九百里得小山以為涿邪不見虜而還肜坐逗留下獄免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後烏桓鮮卑使至京師過肜冢皆拜謁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祭之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食

以王敏字叔公并州隰城人為司徒

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後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王

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徙封阜陵食二縣

北匈奴冦雲中太守廉范字叔度杜陵人擊却之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范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

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是不敢向雲中范後遷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溢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悉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于明旦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上令百官采取以獻

二月司徒敏卒三月以鮑昱字文泉永之子為司徒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梁國人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四川茂州是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遠夷名國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掾田恭譯而獻之詔下史館錄其歌焉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後漢書明帝紀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後于十七年三月通鑑載在十六年綱目因之今依范書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超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奈何衆曰危亡之時死生從司馬超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為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

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皆曰善初夜共奔虜營殺匈奴使者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始大驚已乃悅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當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莎車王賢以女妻廣德廣德攻莎車誘賢而殺之雄張南道匈奴遣使護其國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兜題為王倚恃虜威

據有北道超將其前所從三十六人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踈且信其巫言求取超騧馬超佯許之令巫自來取巫至超即斬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之因鎮撫焉已從間道至疏勒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不意皆驚走

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名疏勒將吏說字如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釋兜題而遣之國人大悅由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絶六十五載至是復通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耿秉先擊後王斬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脫帽抱馬足降前王遂亦歸命于是固奏復置西域

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通典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庭州蒲類縣是也唐庭州在今土魯番北五百里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明史西域傳柳城一名魯城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唐于北置柳中縣東去哈密千里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卻之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其司

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應弦而倒視創皆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胡三省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已而匈奴復來攻擁絶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身自輓籠有頃飛泉湧出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益大驚復引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注見前

秋八月帝崩

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 潛夫論注反支日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

六日反支反支子丑朔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業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

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炟即位是為孝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顯節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史臣曰明帝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邪

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録尚書事總領衆事

也尚書有録名蓋始于此猶冢宰總已之義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徒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居南河城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

龜兹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

圍關寵于柳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卒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

以馬廖字敬平為衛尉防字江平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三人皆馬援子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輕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餽穀梁傳文竊聞衛尉廖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臣皇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昱典治楚事既知冤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隔十年因灾變始及之以是為直其誰不能

肅宗孝章皇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丙子）

時京師及兖豫徐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貧羸其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

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明年詔還坐楚及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

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上疏

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

無濫往者斷獄嚴切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

濟之以寛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

宜隆先王之道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第

五倫亦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

之選以應上求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

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逺故

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

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闗寵已沒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

鑿山煮弩與蘇武吞氈嚙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此為足延累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與屬部尉之拜未免失於功屬節之義矣

三人中郎將鄭衆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其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部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斬捕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尉頭國名前書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接疏勒

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官書房為天駟東北曲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

丁丑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

在事者備為之禁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

我子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馬后此語實明于好名之意有以啟之至馬后辭讓實足佳然毋后而有此詔究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外戚之故太后下詔曉諭詔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大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

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寧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

授小王論語經書述
敘平生雍和終日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戊寅 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后勳之女也 竇勳融之孫后母即東
海恭王女沘陽公主

馬防耿恭擊燒當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第五倫疏言
貴戚可封侯

以富之不可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
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

遂降燒當羌防還京師拜車騎將軍留恭擊諸未服

者斬降凡十三種數萬人恭嘗以言事忤防初恭出隴西上言爲竇固鎮撫涼部由是大忤于防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

夏四月罷治滹沱注見前石臼河亦曰濊河信自直隸正定府平山縣北東流入滹沱今堙

初顯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音閭水經注作盧地闕至羊腸倉今山西太原府交城縣東南有羊腸坂水經注羊腸坂在晉陽西北漢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如羊腸然故名欲令通漕才放反水運也吏民苦役連年無

章帝嘗成母后謙退之德斯為真孝曲封外戚以致明德有長恨之嘆蓋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怪矣豈當時史氏亦

成帝以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為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考究量度隱括撮其要也）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廖順陽侯防潁陽侯光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短長）

不無過甚之辭耶

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謚明德合葬顯節陵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廼策書加賈貴人王赤綬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緑綬今加貴人以王之綬也安車一駟宮人

楊終言章句之儒破壞大體可云切中時弊然白虎奏議仍月落星替之爲耳且世亦不得或即以白虎通當之更糟粕已

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校書郎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先帝石渠故事事具前永爲後世則于是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

丁鴻鴻論難最明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樓望字次子雍邱人成封時為少府桓郁字仲恩榮之子班固字孟堅彪之子賈逵字景伯平陵人兼通諸經尤明左氏傳及廣平王羨明帝子後徙封陳皆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上天降異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各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夏五月復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

邇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遣弛刑徒也義從胡三省注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就班超平西域

初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居寧彌城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兵十萬人攻姑墨前書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猶遂也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

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前書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計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于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于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辛巳 六年夏六月辛未晦日食

壬午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

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名輔濟南名康東平名蒼中山名焉王皆光武子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于内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諸王歸國詔留東平王蒼于京師已而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親送流涕而别

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宋昌七世孫楊姑即明德皇后之外祖母也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字叔敬松之弟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于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黄門蔡倫桂陽人按之皆承風旨傅致其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肇既立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隂

諫以忌逆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

秋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陟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匿詔書是冬十月帝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酇侯

十二月還宮

癸未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謚曰獻范書作憲今依通鑑從袁紀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注見前 侯起縣邑蒼上疏切諫以為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郛哉虛費國用動揺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使詣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寛緩不能教勑子弟皆驕奢不

謹楊終與書戒之曰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念前世可為寒心廖不納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勅禁遏甚備由是權勢少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貴益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

滔也臣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至願也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雒陽令周紆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輩豈能知賣菜傭乎于是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嘗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遮止之篤蒼頭與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竇憲字伯度沁水公主明帝女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信超不入讒言超為國不校私憾實兩得之其遣遇盡出焉後發形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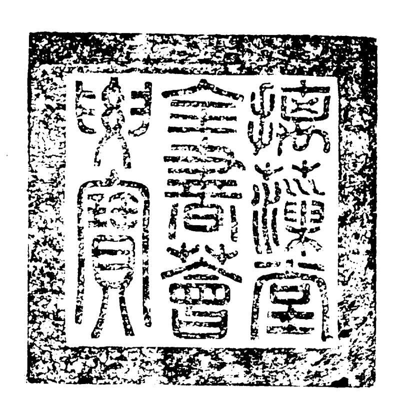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趙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以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為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治（本閩越地漢置治縣後漢曰東侯官故城在今福建福州府閩縣）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注俱見前）嶠（嶺也）道自是夷通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蔡紹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後漢

孝章皇帝

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字孟達平陵人賢之元孫上議畧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虎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于尚書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納之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遺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為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

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

家居故上召而用之

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

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請尚書益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宫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字仲和涿郡崔駰字亭伯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畧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

美惡顯在漢史足為直說言傳實事非虛詞也陛下即位以來峻赦天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識判哉假使所非實足明固應悛改儻其下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字少卿廬江人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帝下詔褒美賜義均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後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勿既平婚嫁重
丁男並小國圖

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邑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乙酉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

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夫天下之大比戶皆予以貽養穀三斛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著為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前令劉方字伯況平原人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歷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推步躔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上命治歷編訢人姓名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注見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注亦見前赦天下

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于東郡太守汝南張酺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張酺字孟侯

汝南細陽人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屹山上有後漢東平獻王冢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獻王

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事祖及孫時獻王子懐王忠已卒忠子歆嗣王

夏四月還宫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也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宫

帝耕于懷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毀解毀解之進幸中山還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弘于元和元年為太尉弘自繫獄出之

卒以宋由字叔路長安人為太尉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免要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帝時即依此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

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弘奏之吏與光舊因以告光帝責讓弘收印綬弘自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爲誠直吁亦奇矣

超誅詐降與傅介子誘斬樓蘭

詔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尋卒弘病篤復上書極言憲姦惡當誅帝省章遣醫視病比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本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其說可類然後倚先信此乃揭奸曾謂勝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楨中（疏勒地名）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定漢禮

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為

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見吕氏春秋乃拜襃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襃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丁亥章和元年以嘉瑞屢見故改元夏六月以袁安爲司徒桓虞免安代

桓虞字仲春馮翊人任隗字仲和光之子爲司空

隗清靜寡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羌豪名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掾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

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北地人）募人鬭諸羌胡（募人鬭搆諸羌使之自鬭）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

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南單于與北戰于涿邪山斬獲而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于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兹王發温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超兵將散去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温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名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子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勅諸王就國節省浮費由不能用　何敞字文高平陵人）尚書宋意（字伯志均族子）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眾望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即位年十歲是為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在河南府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寛厚平徭簡賦民頼其慶嗚呼懋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為虎賁中郎

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寔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以鄧彪字智伯爲之宗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鄳鄉侯邯卒彪讓國于異母弟先帝所敬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罷詔給二千石奉歲時存問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

不同匈奴進擊與否但以憲請贖罪遂令行師此舉實為無名

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諸王始就國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齊殤王石之子石武王縯孫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

省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韓稜字伯師頴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敞說宗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數備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司徒司空也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賊盜之曹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于內宮先是南單于上言請伐北匈奴時北匈奴饑亂

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諫不報及是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脅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自用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

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訓遂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明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

孝和皇帝

己丑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郅壽字伯孝惲之子吏壽自殺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

送詔獄上書陳寔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寔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寔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默懷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竊不敢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書奏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時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惟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昔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

舛錯况于人乎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衆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書奏不省魯恭字仲康平陵人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注見前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在漠北胡三省注唐置稽落州葢因山以名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憲又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其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封憲武陽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南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侯食邑二萬户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來安動景不報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何敞上封事曰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誠不欲上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哲泉之識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駙馬都尉璬
比請退身頤抑家權可與參謀總順其意誠宗廟至
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
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
重敞無所嫌牾焉

大水郡國凡九

庚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東觀記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

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在漠北章懷注去朔方五千餘里

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事在二年至是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守定公秉之弟圍北單于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憲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震懾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字武仲茂陵人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

懟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㥯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㥯飲藥死于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太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乃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棱舉奏論為城旦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龜兹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
己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十二月帝還宫
壬辰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
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
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懐南虜

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事俱見前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督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孤生得備宰士縱爲所害誠所甘心因殺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厲身覺悟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爲司徒

安卒朝野咸爲痛惜後數月竇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間廟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

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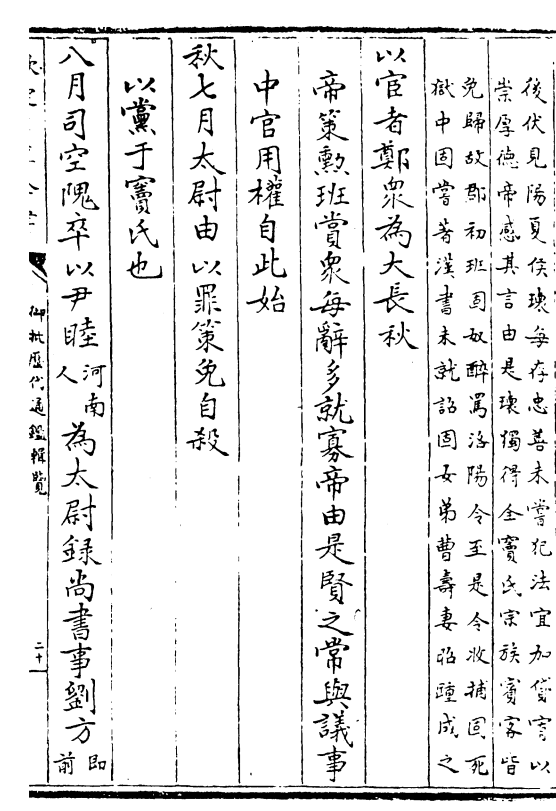
地震郡國凡十三

旱蝗

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鈎盾令典諸近池苑囿

遊觀之處官者為之鄭衆南陽犨人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會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清河王慶私從千乘王伉帝長兄也求得外戚傳章懷注前書外戚傳也夜獨内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捕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初張酺為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



後伏見陽夏侯瓌每存忠善未嘗犯法宜加優寵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醉罵洛陽令至是令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

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

以黨于竇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河南人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即前

鄧訓得諸郡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狀也彝尚專事

襄城令為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袁安任隗議及竇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由會隗病卒以睦為太尉方為司空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以睦代之睦尋卒于位方後坐事免歸自殺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訓前任烏桓校尉皆犇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

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為禦外夷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校尉徐傿傿歎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聶尚（蜀郡太守）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尚自送之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屠其譯使也）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明年校尉貫友攻迷唐于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至永和八年史充代友為校尉遂發湟中羌胡出塞而迷唐迎擊充兵殺數百人九年充坐徵是秋迷唐復率衆寇隴西詔遣征西將軍劉尚等將兵討之迷唐懼棄老弱犇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迷唐引去不能復追十年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詣闕貢獻）逢留大河胡三省注

即黄河也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賜支即禹貢析支地理今釋在陜西河州西河曲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臨洮注見前

癸巳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

於除鞬闡竇憲誅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耿夔既破北匈奴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酺爲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甲午）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

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智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與諸新降胡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

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衆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畧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于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後漢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吴喇忒黄河北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師子既立諸胡不服北匈奴降者夜襲師子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逢侯為單于叛走出塞詔遣將軍鄧鴻等擊之逢侯遠遁漢兵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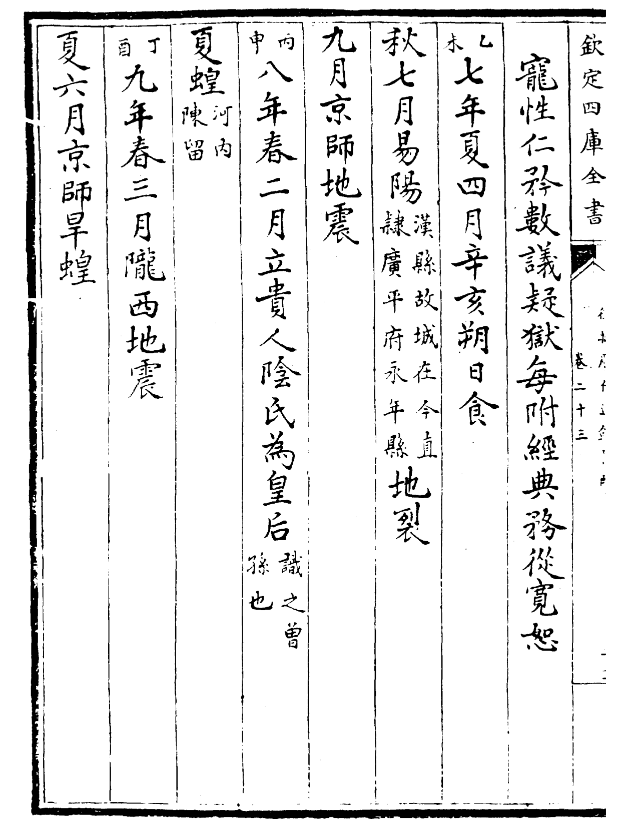
追而還明年鴻坐逗遛失利朱徽杜崇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犂王汎于陳睦故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封班超為定遠侯邑千戸

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寛恕

乙未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昜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地裂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識之曽孫也

夏蝗河内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

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諡章德合葬敬陵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樊調妻嫕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寃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竦子三人為侯（崇為樂平侯雍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

梁氏自此盛（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帝許之並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皆為郎）

戊戌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凡五州）

十二月以劉愷（字伯豫）為郎

初居巢（注見前）侯劉般（字伯興宣帝元孫）薨子愷當嗣稱父遺

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年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

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

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己亥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

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尋又詔曰吏民踰僭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申明憲綱

庚子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後漢縣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辛丑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漢聚書之所

帝覽書林閱篇籍召見諸儒魯丕字叔陵恭之弟賈逵黃香字文彊江陵安陸人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

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朝（事具前）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

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

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吳祉等皆坐徵）

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

等擊之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

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羌之別種）

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為司徒

初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有雉飛止傍有兒童掾曰兒何不捕雉兒

不捕雛雉未也
誇誕失實與虎
北渡河何異耶

曰雉方雛揉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今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選舉清平貴戚不能枉其正至是為司徒十六年七月免

壬寅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後漢侯國故城在今鳳翔府汧陽縣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

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戍之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皇后陰氏廢死

陰皇后多妬忌寵遇寖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鄧朱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朱亦死獄中

大水凡三州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絶域超自永平十六年出西域至是凡三十二年年老上書乞歸書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讀作姑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也任尚代爲都尉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趙言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郡國貢獻本非中壺所預之事今鄧后乃以禁絕見稱足以規漢家制度矣

損誠不顧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廵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及是立為

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后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鄧騭字昭伯

以徐防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封宦者鄭衆為鄛鄉（章懷注南陽郡棘陽有鄛鄉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

官者封侯自此始

十五年癸卯夏四月甲子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

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

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小雅詩篇凱風邶風詩篇之哀選懦音軟之

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宿先就反留力就反猶言停待也

秋九月雨水凡四州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進
幸雲夢臨漢水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字伯達襄國人留守禹于十二年代張酺為太尉聞之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
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今得君奏臨漢回輿
及還禹特蒙賞賜
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貢生龍眼交州記樹高五六丈子似荔枝而小七月熟荔枝大如桂樹實如雞子至日禺中翕然俱赤食之甘而多汁十里一置馬遞曰置五里一候司望

日侯晝夜傳送臨武漢縣今屬湖南桂陽州長唐羌字伯游汝南人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于路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 十六年秋七月旱

乙巳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年二十七皇后迎子隆即位是為

孝殤帝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字雉子廣漢郪人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内慈人皆悦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其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孝殤皇帝

丙午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宫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賛與三公絶席

封兄勝為平原王

三月葬慎陵在洛陽東南

賀善贊曰和帝早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禮納諫動無大過惜乎始謀不遠權奸雖除宦豎用事遂為東漢禍基之主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況孫也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

太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又詔赦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者皆復為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之沒入者皆為庶民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胡三省注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五月河東垣山章懷注垣縣山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崩

雨水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虚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户口掩匿盜賊奸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秋八月帝崩年二歲 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是為孝安帝

太后猶臨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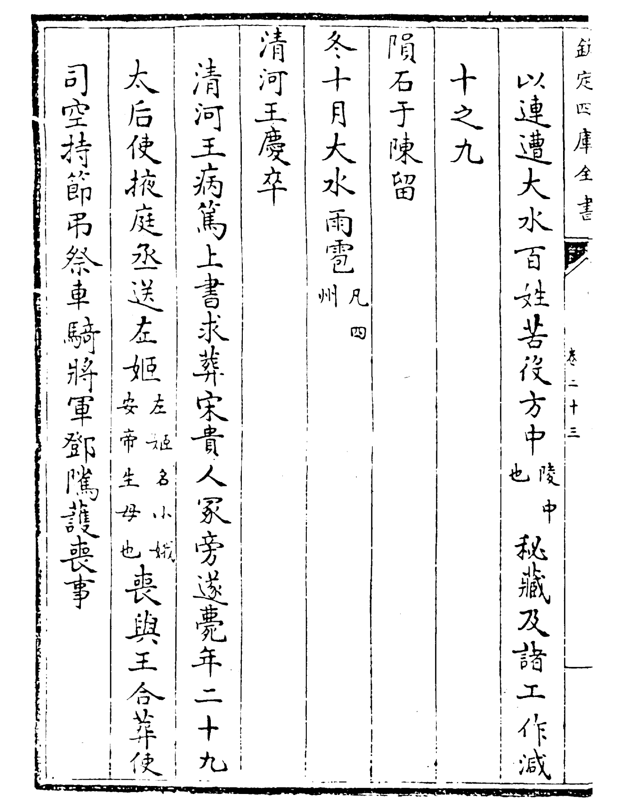
后與凡𨽻定策禁中迎祜拜長安侯立以為和帝嗣

詔檢勅鄧氏賓客

詔司隷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大水凡六州

葬康陵



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陵中也秘藏及諸工作減

十之九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水雨雹凡四州

清河王慶卒

清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冢旁遂薨年二十九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左姬名小娥安帝生母也喪與王合葬使

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

詔舉隱逸選博士

尚書郎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以儒學陵替乃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

鄧隲於后族中尚稱賢者然後

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永初元年春正月蜀郡徼外羌內屬丁未

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于是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時永昌徼外僬僥種夷及九真徼外夜郎蠻皆貢獻內屬

三月癸酉日食

夏四月封鄧隲及弟悝弘閶皆為列侯隲辭不受

先是隲兄弟常居禁中隲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

為大將軍本欲大小五三以下侯望於道光雲都郵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其賢也

后乃許之至是封隲及諸弟皆為列侯隲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從卒有司奏贈驃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隲辭不受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恭先罷至是再為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以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恭又奏章帝定令斷獄皆以

冬至之前兩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六月封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罷西域都護及伊吾廬柳中屯田注俱見前

先是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于疏勒尚上書求救會朝廷以梁慬為西域副校尉即勑慬發兵赴之慬未至詔徵尚而尚已得解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還以段禧為都護保龜茲禧先守它乾城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說說龜茲王白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帥既已失宜至叛無器甲而郡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已欲不

霸而以兵擊破其衆退保龜茲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于是罷之

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鄧騭任尚討羌范書安帝紀載在永初元年六月西羌傳載在是冬通鑑從西羌傳考騭本傳云其夏涼州羌叛詔騭討之與帝紀同今依之故輯于六月

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促發遣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于是諸

亡得手

種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同時奔潰先足燒當東號子麻奴降居安定及是麻奴兄弟與先零別種滇零及鍾羌俱叛鍾羌續漢書曰居隴西臨洮谷大為寇掠斷隴道隴坻之道時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北軍五校營及諸郡兵討之隲至漢陽諸郡兵未至明年春鍾羌數千人擊敗隲軍于冀西會梁慬自西域還至敦煌逆詔慬留為諸軍援慬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漢陽後漢郡治冀今鞏昌府伏羌縣是冀西冀縣之西也

既為三公於宦戚擅權鉗口總職非不能燮理而何然專以災異詰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徐防 尹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于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建安時舉尚書郎著論十餘萬言名曰昌言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 字次叔南陽隨人 自殺 章于九月代尹勤為司空

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為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從合外廷共立平原王可也與鄧謀誅人及廢后之理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為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死自取當矣

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隲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劉友益書法周章不書誅逆蓋清河之立太后之私章位在三公與其他謀廢立者異矣然后無大過隲又近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其死自取之而已矣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母后專政日久甚至親錄囚徒成何國體史臣乃以澍雨適降

戊申二年春遣使稟貸冀兗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與熟同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夏五月旱太后親録囚徒

太后幸雒陽寺官之所止曰寺及若盧獄屬少府主鞫將相大臣錄囚

歸美一因之平
反較之米海飛
霜附會更妥矣

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雒陽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字仲達緱氏人督諸軍也

鄧隲使任尚與滇零等戰于平襄漢縣為隴西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官名掌左工屬將作大匠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隲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讎報犇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于徒中名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滇零僭稱天子招集諸雜羌斷隴道寇鈔

三輔南入益中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冦三輔即引兵赴擊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徵鄧騭為大將軍

詔鄧騭還京師留任尚屯漢陽騭拜為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地震郡國凡十二

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冠

兩漢皆知重經學然至三公聚門徒實啟黨人清流延習浸淫及於宋之洛蜀明之東林幾復真所云焦爛為期蹈覆轍而不悔者

京師大饑民相食

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胡三省注此謂公府掾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者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章懷注言自有鄉里之舉何待三公之辟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拜爵有差

以國用不足從三公之請也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及五官大夫有差

冬十月南匈奴反通鑑係于六月今依范書帝紀

十二月地震郡國凡九

有星孛于天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

雨水并涼大饑人相食

庚戌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饑故不令陳列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後徙三輔討海賊張伯路

先是海賊張伯路等寇濵海九郡事在三年遣侍御史龐

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黨衆浸盛至是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法雄為青州刺史并力討之宗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

會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已乏食東掠明年雄破斬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虞詡三不可實籌邊至論古來積弱釁盜皆選懦無識者姑息釀成之

龐參說鄧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隲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言于太尉張禹詡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林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戎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

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綱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川豪傑為掾屬拜牧守子弟為郎以慰安之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騭以前議惡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

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扶風茂陵人援之族孫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問其所以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黄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兾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寛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擊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月南匈奴降

初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詔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龎雄為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慬等屢破匈奴兵連營稍前單于怖恐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滇零遣兵寇褒中注見前漢中太守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不聽出戰大敗段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郡國凡九

夏蝗司隷豫兖徐青冀六州

秋七月大水凡三郡

九月地震益州郡

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宫及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曹大家勸后許之

辛亥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食

地震郡國凡十

羌寇河內三月詔從緣邊郡縣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詔並從之隴西自狄道徙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富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治衙臨涇漢縣今曰鎮

百姓不欲徙乃至刈禾稼撤屋室是較羌偶更慘矣然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為人上者觀此而不思明目達聰誥戒勤政可乎

原屬平涼府富平漢縣故城在寧夏府靈州今西安府富平縣三國魏徙置衙即春秋彭衙漢于此置縣餘注俱見前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撤屋室夷營壘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時任尚坐無功徵免詔復以為侍御史擊羌于上黨羊頭山在今潞安府長子縣東南破之乃罷孟津屯

漢陽賊杜季貢寇隴上邽漢縣注見前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

據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明年侍御史唐喜討信斬之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以季貢為將軍季貢别據丁奚城丁奚城在今寧夏府靈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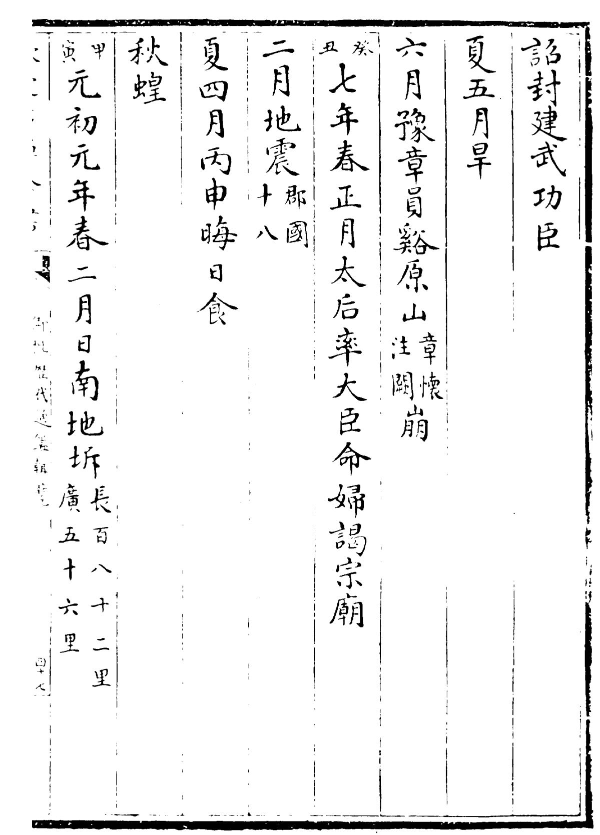
蝗九州雨水郡國八

壬子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蝗凡十州

時水旱盜賊頻仍初不聞有修省實政而區區以薦新物種為詔真不揣其本者史官豔之陋甚



詔封建武功臣

夏五月旱

六月豫章員谿原山（章懷注闕）崩

癸丑

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地震（郡國十八）

夏四月丙申晦日食

秋蝗

甲寅

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酉日食

夏旱蝗京師及郡國五

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世號板楯蠻夷盡扶板楯而戰因以為名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號多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于枹罕大

破之明年侯霸病卒龐參代為校尉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衆降參始自張掖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冬十月戊子朔日食

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五

乙卯二年春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尹就將南陽兵並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横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后母鄧弘妻之同産也故得立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五月旱蝗京師及郡國凡十九

秋九月壬午晦日食

校尉班雄超之子等擊零昌大敗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龎參將羌胡兵分

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後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東為杜季

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衆偽逃

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鈞遁還罷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

詔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明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于靈州任尚又遣兵擊羌于丁奚城並破之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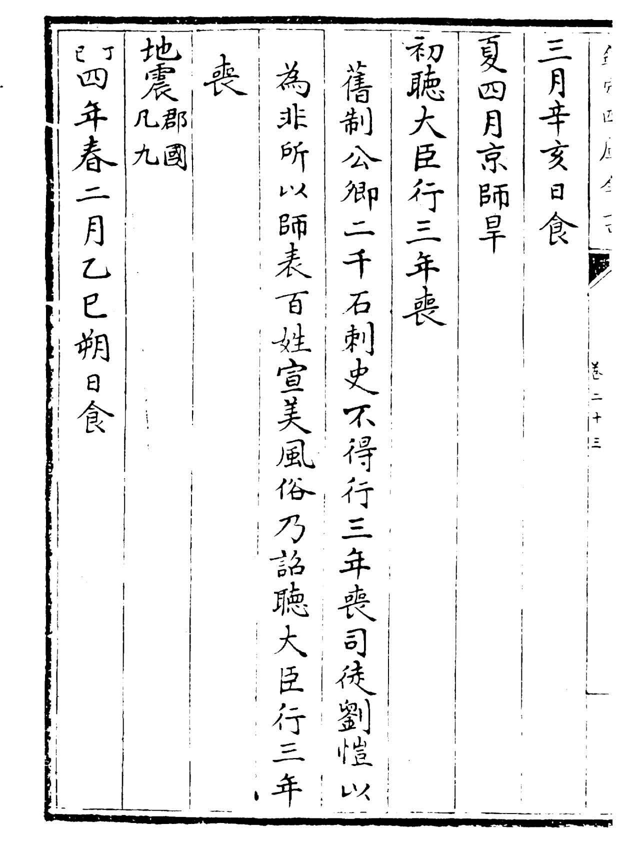
事無定法何況兵機使非神而明之皆趙括之讀父書耳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胡三省注此崤谷即在陳倉大散關非弘農崤谷也大散關在今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詡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

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南數十日詡設奇掩擊詡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連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

丙辰三年春地震郡國凡十



三月辛亥日食

夏四月京師旱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地震郡國凡九

丁巳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字叔平安之子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五月以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為司空

郃初為郡戶曹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亦當遣吏郃謂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因請自

行許之郤遂所在遲留行至扶風而憲敗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尋辟孝廉屢遷至太常及是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節居位四年免延光末復為司徒

六月雨雹郡凡三

秋七月雨水郡國凡十

任尚募羌殺零昌

先是任尚遣兵擊零昌殺其妻子又遣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詔封榆鬼破羌侯至是尚募効功種羌號封刺殺

徵馬防而罪耿
恭封鄧遵而戮
任尚事同一轍
何以任將

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尚復將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零昌謀主大破之于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地震郡國凡十三

戊午五年春旱京師及郡國凡五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鄧騭傳作舞陽侯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

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虚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地震郡國凡十四

六年己未春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二

夏四月大風雨雹沛國渤海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既

地震郡國凡八

益州夷降

初越巂夷封離等反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進擊大破之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庚申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

初西域諸國既絶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上謂上奏遣行長史之事也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于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

太后聞軍司馬班勇字宜僚超之子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維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然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為不可許也宜于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

班勇所議乃能超留屯疏勒遺策然其時虛耗特甚勇說本難盡行雖後屯已柳中復通西域為不出勇所料然河西被害實亦有所由也

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將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難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來者不過稟食今若拒絶勢歸北虜夷虜并力以冠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大水郡國凡三十三

冬十二月以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為司徒

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

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已徵入為太常至是代劉愷為司徒震性公康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地震郡國凡三十三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康紹封夷安侯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

太后從兄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四侍者問之（時宮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乃康家先婢亦自道中大人康怒詬之婢恚怨）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謚和熹合葬慎陵）封鄧隲為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撤以救災戹故天下復

以救災咒豈女后之事耶且前稱太后以鄧康數諫宗門滿盛大怒免官此又稱太后詔康等以貴戚食祿而牆靣學爲戒記載家自相矛盾至此何以傳信

平歲仍豐穰太后嘗徵濟北河閒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弗學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由來也然帝巳年長久不還政郎中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成翊世字季明平原郡吏陳忠字伯始寵之子宜城漢縣今屬湖北襄陽府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帝勅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于陳

尊母耿姬為甘陵後漢縣爲清河孝王陵邑晉以後廢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大貴人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畧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言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言或妄誕也書御進也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字君子蘄人爲侍中

以薛包字孟嘗汝南人爲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

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産輒復給賑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徙封鄧騭爲羅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濟北河閒王子詣京師以河閒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黄門李閏江京侯伺左右共毁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宫人有誣

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産廣宗等皆自殺騭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絶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言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而利口傾險反亂國

家遂令隲等罹此酷濫逆天惑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家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復劾寵免官衆庶多為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隲等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朱寵字仲威杜陵人

以耿寶（耿貴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宋貴人父）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御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

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聖等内倖皆懷忿恚伯榮驕淫尤甚通于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復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簒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為侯且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陛下宜鑒旣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譏之者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罷私宴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冦馬賢追擊破之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

賢撫卹不至常有怨心遂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擊之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居因寇武威賢追到鸞鳥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招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明年賢至湟中麻奴出塞渡河種衆散遁麻奴等孤弱饑困將種衆三千餘户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以劉愷為太尉

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章懷注謂父子俱禁錮劉愷以為春秋之意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

以進人于善也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

意詔從之

鮮畀冠居庸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淮南子天下九塞之一殺雲中太守

鮮畀冠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殁鮮畀既攻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明年復冠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黄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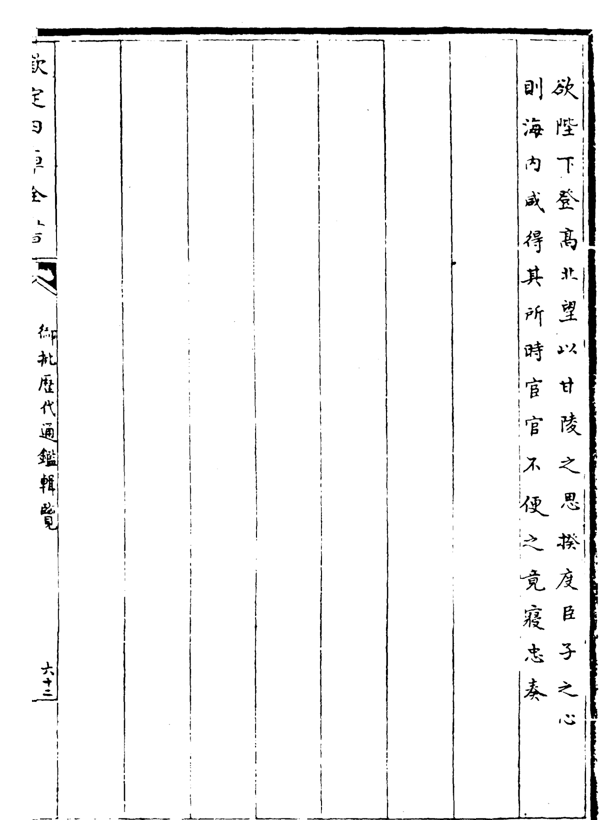
中石陽邑侯紡之孫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爵爲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

雨水郡國凡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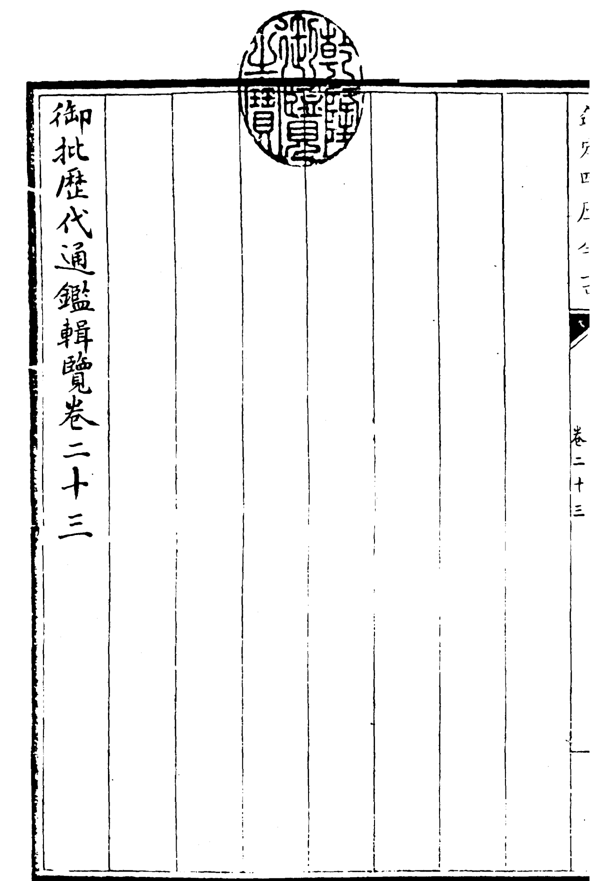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三十五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丁外反姓也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從之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趨簡易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



欲陛下登髙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時官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蔡紹武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